

书名、作者、ISBN

我读动态豆瓣猜分类浏览购书单电子图书2023年度榜单2023年度报告

《深时之旅》摘录

朱俊帆 评论 深时之旅
2024-10-29 00:06:18 已编辑 美国

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

摘 录

用深时的视角来看，我们原本认为恒久不变的东西便有了生命，新的使命在召唤他们。万物的欢乐跃入我们的眼睛和头脑，世界再一次变得丰富离奇、充满生机。冰川有了呼吸，岩层有了潮汐，山脉经历着蜷缩与伸展，石头有了跳动的脉搏。我们栖居的地球，生生不息。

这些故事都暗示着某种悖论：黑暗可能带来洞察，下降之旅或许通向启示而不是丧失。

傍晚的阳光依然强烈，但因为这里海拔高，风仍是凉飕飕的。草尖在风中舞动，画出形如煤气灯一般的圆大光晕。西面的荒野上有四只低飞的茶隼，粗略地连成了一条线，它们逆着风，保持着优雅的姿态。我贪婪地吞食着灼目的光线与辽阔空间。我站上一个巨石堆顶，面朝东方，在风中微微倾斜身体，感受风之手托住我的胸膛，像是要让我飞起来，将我变成一只茶隼。

一轮满月渐渐升上来，天空泛着暗红与蓝黑，荒野沉入棕黄与银白，突然间，这山谷好像已脱离这个星球。

我滑入了一连串埃舍尔(M. C. Escher)式的梦境，梦里有无尽循环的台阶、像莫比乌斯环一样回环的地道，不断变换的房间，以及双眼燃烧着火焰的猴神。

就像卡尔维诺(Italo Calvino)在小说《看不见的城市》(Le Città Invisibili)中描写的那样。卡尔维诺的小说本身就是讲述和故事一层又一层的巧妙编织。我印象最深的是，讲述者描述了一个奇异的城市埃乌萨皮娅，居民在地下建起一座与之一模一样的城市——“死者的埃乌萨皮娅”，只有戴蒙面头罩的兄弟会成员才能进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地上城和地下城日益趋同，“在这两座姊妹城里，没办法知道谁是死者，谁是生者。”

我听到埃米尔·吉列尔斯(Emil Gilels)演奏的《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四重奏》(Brahms:Piano Quartet No.1)的第一小节，这是为数不多的、我凭几个零散音符就能听出的古典乐曲之一。那些音符随落叶一起飘下来，聚集在铁轨上，我本以为那乐声是幻觉，但丽娜和杰伊也听到了。竟有人在这里演奏这首曲子，太不可思议了。

古典文学中流淌着许多无星之河，它们是亡灵之河。[插图]勒忒河、斯提克斯河、佛勒革同河、科赛特斯河和阿刻戎河，都从地上世界流至地下，最终在冥界的幽暗中心汇合。勒忒河的水是遗忘之水，亡灵必须喝下河水，以将前尘往事尽数忘却。希腊语“lethe”，意为“忘记”“遗忘”，与之相对的是“aletheia”，即“不忘”“揭示”和“真相”。在《埃涅伊德》(Aeneid)第六卷描述的冥界之旅中，埃涅阿斯便是在遗忘之河、从众多亡灵中找到了父亲的亡灵。

山林荒野的气息越来越浓，这里广袤的森林使人类的边境线失去意义。山毛榉处处越界生长。树影斑驳，阳光荡漾。一处空地，一片草甸，一间小屋。洞穴遍布峭壁，隐藏在森林中。一些落水洞塌陷又被填满，里面长出植物，成为树木间的洼地。大片阳光从山坡滑落。一座山的山脊高处被流水洞穿，像是开了扇窗，这是一条消失已久的河流的古老遗迹。透过那扇窗，可以看到蓝天白云，就像一幅被石头装裱的超现实主义油画。

我想起W. G.塞巴尔德(Winfried Georg Sebald)关于景观和暴力遗迹的书写。《土星之环》(The Rings of Saturn)中，讲述者走在平静却遍布军事遗迹的东英格兰海岸线上，一度感到“令人瘫软的恐惧”。一方面，那里的环境让他感到了“不自在的自由感”；另一方面，“漫长历史遗留下了无数破坏痕迹，偏远如此地，竟都这样明显”。[插图]我记得自己曾带朋友去英国萨福克郡海岸附近的奥福德岬，那里曾是核武器试验基地，塞巴尔德也去过。那天，北海卷起褐色的浪花，那位朋友站在卵石滩上泣不成声。奥福德岬潜藏的暴力，令她猝不及防地想起一段折磨了她多年的感情。暴力事件就像人眼睛里的碎玻璃，它发出的光不能帮助我们看见什么，只会让人失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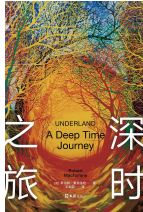
曾经暴行累累，如今却壮美迷人，这样的地方总会让人有种不和谐之感。但只依靠那段黑暗的历史去解读一个地方，相当于剥夺了它未来的可能性，拒绝修复，放弃希望——会成为另一种压迫。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观看



豆瓣豆品 | 双十一全场5折起
豆瓣豆品

广告

> 深时之旅



作者: [英] 罗伯特·麦克法伦
出版: 文汇出版社
定价: 79.00元
装帧: 精装
页数: 447
时间: 2021-7

> 侵权投诉通道

和理解这种景观，也许就是“顿光”(occulting)。“顿光”是航海术语，指的是一种忽明忽暗的光，且“明”的时间比“暗”长。从这种意义上说，斯洛文尼亚的喀斯特高原是一片明暗交替的景观，定义它的是光明与黑暗、过去的痛苦与如今的美丽之间的复杂作用。这些年来，我看过无数“明暗交替”的风景：苏格兰北部的无人山谷，散落的石头、废弃的民居，都交由云雀观看；西班牙马德里北部的瓜达拉马山，古老的松树林间曾发生过激烈的游击战，秃鹰将这一切都瞧眼里；巴勒斯坦西岸的峡谷，雄狐在铁丝网的缝隙中穿行。所有这些景观都证明了大自然终将回归平静的力量，也煽动了深切痛苦与蓬勃生命不甚和谐的共存。

挪威罗弗敦群岛

几天前，在恶劣的天气下，我在挪威的西峡湾中航行，按照行程，我会在黄昏之前抵达莫斯克内斯。阳光照在南边，转瞬又被阴影浸透。一小阵暴风雪被卷到船上，短暂地遮住了船上的视线。雪花在空中急速翻飞，嗡嗡作响。西面不可思议地出现了岛屿。依稀可见一片黑白相间的地带，低垂的灰色云层和高涨的灰色海面之间是峭壁和雪原。白雪泛着光，遍布沟壑和石翼。雪比我想象的要多很多，山峰也比预想的更陡峭。我们逐渐靠近，那片带状的陆地渐渐变得宽阔。狂风怒号，群山映入眼帘，如同一张逐渐显影的照片。视野中散落着几座红墙黑顶的民居。几千条冻得硬邦邦的真鳕被勾住嘴部，成排挂在A字形木架上，在风中咔嚓作响。暴风雪从东边袭来，呼啸声越来越大，我心里一阵不安。

到达库尔赫拉伦岩洞有两条路。一条要徒步翻越“罗弗敦墙”，即一条向下延伸到岛正中心的险峻山脊，在冬季，仅有少数几条路线。另一个方案要乘船绕过群岛顶端，途经恶名昭著的莫斯肯漩涡——世界上最强劲的漩涡系统之一。埃德加·爱伦·坡(Edgar Allan Poe)曾在一八四一年的短篇小说《莫斯肯漩涡沉浮记》(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om)中描写过它，小说中它化身为通向地心的地道入口。古斯塔的纳维亚语则直率且实在地将其命名为“havsvelg”，意为“海洞”，海洋中的空洞吸引一切流入其中。一个岩石入口，一个流水入口，两个地下世界的入口紧挨着，分别封印在崇山峻岭和汹涌海域中。

我登上罗弗敦群岛时，已是冬天。前一周，自西而来的极地大风刮了四天，迎风坡上疏松的雪被剥得一千二净，积雪悉数涌进罗弗敦墙东侧的沟壑里，那儿变成了“风砌雪板”。雪崩风险从低升到中等，并仍在上升：“东侧和东南侧可能发生风砌雪板雪崩，三百米以上的过度负载也有可能触发雪崩。”我计划徒步前往库尔赫拉伦岩洞观看壁画，这可不是我想听到的天气预报。

我们转而聊起他在印度尼西亚的假期，还有他和一位印尼女士的恋情，开始一切都很美好，后来却糟透了。他给我看了一段视频，是他为恋人建的一间黑色大理石、粉色泥墙的小房子，用来经营她的美甲生意。我们还看了些照片：罗伊跨坐在电动小摩托上，小车就停在那宫殿般的小房子前，那房子有着糖果色的屋角和倾斜的石板屋顶；罗伊光着上身，满脸笑容地和恋人在餐厅吃饭。那天晚上，我辗转难眠。我站到窗边，拉开窗帘，在罗弗敦群岛最后一盏路灯的灯光下，翻飞的雪花仿佛闪耀的火星。眼前的景象奇异而静谧，可我知道，这意味着山峰和冲沟的雪正越积越多，发生雪崩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。

在奥斯陆，我曾听过的一位考古学家关于深时的评论，此刻又回荡在耳边：时间并不“深”，它本就一直包围在我们身边。过去如鬼魅一般萦绕着我们，它并不是一层一层的沉淀物，而更像是某种漂浮物。[插图]以这里来看，我想他的话是对的。我们是过去的幽灵，是过去的怪物。

正如西蒙·麦克伯尼(Simon McBurney)所说：这些动物生活在广袤的此刻，此刻包括了过去和未来。此刻，自然彼此相接，前后相继。周遭是连续的整体，任它们自由进出，就像那些动物自由地进出岩石。石头是活的，动物也是活的，一切都是活的。

北上安多亚的途中，罗弗敦群岛的暴风雪渐渐减弱，最终平息。在安多亚的第一天结束于一个无云的黄昏，我在群岛最北端的小镇安德内斯落脚。这儿有着宽阔的街道、难挨的冬季，还可以夜间航海。当地的烟囱都装着镀铬的盖子。一只喜鹊在路灯上叽叽喳喳。空气中飘着一团紫罗兰色的薄雾，寒冷逼人。山峰都带着精巧的雪脊。小镇远处是开阔的海面。从这里向北一百英里全是海洋，再过去便是斯瓦尔巴群岛。日落景色堪称“富丽堂皇”，群山之后，仿佛铺满了紫色和橙色的缎子。晚些时候，海面上升起一轮白日。

格陵兰 库鲁苏克

夏末，格陵兰岛东南部的库鲁苏克岛海岸，海峡中的一座冰山“大汗淋漓”。冰山非常庞大，从海平面到顶部大概有一百英尺高，形状像圆顶的主帆。它如湿蜡般闪着白光，水下的部分像一个深绿色的光环。海峡是深沉的蓝，万里无云的天空是锐利的蓝。盾牌似的山峦上方，挂着一轮白日的月亮。海峡远处大约六英里，一座冰川斜伸入海，冰川崩解形成的峭壁隐约可见。现在是低潮。在海湾的前滩上，一个男人正俯身看着什么东西。他穿着亮黄色工装马甲和防水服，绷直着腿，弯着腰，袖子卷了起来，从小臂到肘部都红彤彤的。一具鼠海豚的尸体沉沉地横在海草丛生的石堆中。他一只手抓住海豚黑色外皮的一块皮瓣，一边剥皮，另一只手一边用弯刀割肉。看上去就像他在帮海豚脱潜水服。大约一百栋木房子，每栋都坐落在一块冰雪覆盖的、光滑的片麻岩石台上。这就是库鲁苏克——更像鸟舍而非村庄。房子外立面涂着鲜艳的彩漆，红色、蓝色和黄色，面板上的钉头还涂着白色的防锈漆。大多数房子用钢缆捆着，以抵御冬季的大风暴。在这里，从冰盖刮来的重力风堪比飓风，能把地表剥成光秃秃的岩石，在建筑物背风处撩起高高的雪堆，还能粉碎海岸线上的海冰。

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有清晰的自我认知，抵触任何形式的浪漫主义。他们很清楚，这里的生活需要人学会忍耐，同时也为库鲁苏克的持续存在以及它彰显的坚韧品质感到骄傲。

在格陵兰岛和南极冰盖的最深处，冰层深达数英里，且有着数十万年的历史。超重的冰层将其下方的岩石压入了地壳。在那样的深度，被压缩的冰层像毯子般截留了基岩散发的地热。最深处的冰吸收了一部分热量，慢慢融化成水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南极冰盖下数英里处存在一些淡水湖——这样的冰下水库有五百多个，在该地区的地图上以鬼魅般的虚线标示。数百万年来，它们一直深埋在冰面下，如同土卫二上被冰层封盖的海洋一样，让人感到陌生。人到了晚年，往往会努力回忆人生最初的一些时刻——它们都被随后的记忆深深掩埋在最底层。同样，冰最远古的记忆更难找回，更易失去。

小船劈波斩浪，颠簸不停。水花如盐雾，冷空气削着脸颊。四面八方升起尖尖的山峰。峡湾远去。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，这片土地的宏大，超出了我经历过的或想象到的一切：浩瀚无边的海岸线，还有永远在海岸线西边某处的冰盖，它实在太大了，大到淹没了自身以外的地貌，大到消除了白和蓝以外的色彩。我胃里嗡嗡作响，即将开始的精彩旅程令我兴奋不已。接下来的几周，我们都不会再见到库鲁苏克了。

“幻日！”海伦喊道。她微笑着指向天空。太阳上方有一道闪闪发光的“彩虹”，虹身的弧线恰好与太阳自身的弧线相对。冰在入海口，冰在天空中，冰在海湾里，冰在我们头顶的空气中。我们听着冰川的声音，睡在它昔日的地盘。那天晚上，此行中的第一道北极光现身了。一条幽绿色的纱巾在空中飘动。群山向太空发射出一道道翠绿色的探照光。我们仰面躺在寒冷而漆黑的空气中，静静地观看这场演出，目瞪口呆，满心震撼。

冰块在我们脚下仿佛玻璃破碎般噼啪作响。一枚火热的格陵兰太阳高挂在空中，闪耀着白色而非金色的光芒。天空中没有一片云彩，海湾里漂着许多冰山。我们排成一列，彼此用绳子相连，队形整齐，兴奋不安。那天早晨，我们从海湾的营地出发，沿着小溪上山，进入一处悬挂在山峰之间的宽阔山谷。我们来到一个浅湖边，远处的湖岸嵌入东边山峰的阴影里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远看时冰封的湖面走上前才发现，那些误以为是冰的东西其实是冲积层，即冰川冲刷岩石产生的泥沙，冰川融水滋养了湖泊，湖面上才焕发着光泽。我们的到来惊起一群海鸥，它们拍打着翅膀从湖面起飞。

搁浅在附近潮汐线上的冰山碎裂，温暖的阳光敲破了古老的气泡。碎冰块在水中如陶器般叮当作响，涌入的潮水推挤着半融的冰沙发出喇喇声，一座稍大些的冰山因融化或洋流的推动，重心变换，不时摇摇晃晃地翻滚着身体。峡湾远端有一道瀑布，水流从高高的冰斗上落下，发出持续不断的撞击声，就像一大斗玉米粒正从料斗里倾泻而下。基岩就像白噪音一样，我无法用这双人类的耳朵捕捉到它，但就在这一切之下，在伴唱曲中，我还是听到了一丝遥远的嗡鸣，更细微的声音也渐渐可闻。砰！一声枪响刺破相互交织的脆弱声线，回声在峡湾的冰墙和水面上回荡。我猛地转身。马特正站在潮汐线上的一块岩石上，他将武器一一拿出，依次向峡湾射出两枪来清理枪筒。砰！砰！他的肩膀因后坐力向后抽动。水花如大鱼破出海面一般喷溅四散。枪声大得惊人，每一响都要十五到二十秒才会消散。那天下午，我们一起聚在帐篷附近，一边站着闲聊，一边享受休息日的慵懒。事情就是这时发生的。开启一切的，是一声短促的炸裂，仿佛一记鞭鸣，响彻峡湾和山壁。“猎人？”我问。可那不是猎人，而是冰川。伴着巨响，一块公共汽车大小的冰块从崩解面高处崩落。没人看到它是如何落下的，我们只看见了冰块的震动和摇晃。

我们感知到世界是“稠密的”，察觉到一块石头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陌生，多么难以消灭，而自然或景观对我们又具有多么强大的否定力量。在一切美的中心，都存在某种残忍。千万年之间，世界向我们展示着它最原始的敌意。世界的稠密性和陌生性，就是荒谬。[插图]在格陵兰岛，我目睹了这种“稠密”和“荒谬”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体验。在这个地方，致密物质无关乎语言，冰让语句搁浅，物质抗拒被赋形。冰拒绝产生意义，岩石和光也一样。所以，这是一方古怪的世界，这种古怪古老而强大，人类无法用语言或任何方式与这片土地交流。我又想起了梅林，想起了真菌和那灰色的地下王国——是他帮我看到了那个颤抖的、蠕动的地下世界。格陵兰岛，这里的物质能越过常见屏障，泄露而出。当冰川崩解、黑冰浮出时，小小的渗漏变成了洪流。之后，我在冰白蓝色光芒的深处，再次看到了这股洪流。

我们从峰顶原路返回，双手冰冷。荚状云悬停在卡拉雷冰川上方，冷锋要来了。晚些时候，金色阳光斜穿过云层，从我们脚下峡湾中的大冰山背后透出，闪耀出蛋白石般的光芒。那天晚上，我们筋疲力尽地坐在一起，彼此友善可亲。这是一个交会时刻。九月初的黄昏，北极圈下，格陵兰岛东部潮汐线冰川旁。季节交会，日夜交会，地带交会，海陆交会。那只北极狐又一次来到营地，依旧是一抹蓝银色的阴影。我们在外面待到很晚。最后一抹日光洒在峡湾的水面上，落在冰山的边缘，聚集在片麻岩中的石英层接缝处。暮光精心照亮细节，刻画这里的景观，同时也消解了它。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松弛，物的形状发生了变化。夜幕降临前的最后几分钟里，我体验到了一种强烈的幻觉，在我疲惫的双眼中，帐篷周围每一块苍白的巨石，都不是岩石，而是白色的北极熊，蜷伏着等待春天的到来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坐在睡袋中，目睹了最耀眼的一次极光。绿色的帷幕令内陆变得珠光莹莹，点亮了库纳德·拉斯穆森，点亮了岩石小岛，点亮了冰臼。第一次，绿色之外还出现了粉色——柳兰粉。一道道绿光从山顶向西射出。这种景象如此慷慨而奢侈，在数千英里高的天空中旋转飞舞。这繁忙的工作似乎与地球无关，在时间的洪流中，它顾自存在，我们的日和年对它无效……[插图]“你有没有注意到，透过极光看，星星多了很多？”海

伦·M说。她说的没错。我本以为北极光会遮住闪烁的星光，星星更不容易被看到。可事实与直觉相反，极光反倒让更多星星显现出来。那些星团在极光隐去后重回黑暗，消失无踪。我们中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绿色的极光会同星光协作，而非竞争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很清晰，似乎持续了几个小时。梦里我的皮肤下长出细细的蓝色苔藓，从右小臂蔓延至肩膀、前胸，没有一丝痛楚却异常华丽。

这里没有值得纪念的崇高事迹。风停的时候，雪便静了；风一刮起来，雪就像进入了超高速状态。双层铁丝网围栏。三座巨大的建筑出现在暴风雪中，横跨海湾，朝岛屿顶端而去。穹顶、高塔、石墙——巨大的灰色轮廓显现又淡去。周围的海冰已尽数融化，大海本不应如此。两辆卡车轧着嘎吱作响的冰驶过。这里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这里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危险可惜。地下电台播放着流浪者乐队(The Trammps)的《迪斯科地狱》(Disco Inferno)。车前灯的光束下雪花飘舞。我来这儿是为了参观一个埋葬地，也为了埋葬一些私人物品。抵达世界尽头时，天色已晚。回到地面时，也将是同样的光景。注意了，我们是认真的。传递这个信息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。我们的文化被视为重要的。

有人提出，可以蒙克(Edvard Munch)的《呐喊》(The Scream)为范例，在遥远的将来，它似乎依然能以某种方式将恐惧传达给任何接近它的生命。或者制作一种经久耐用的风鸣乐器，将遥远未来的荒漠之风调成D小调，因为人们认为这种和弦最能表达悲伤情绪。

这幅位于地球尽头的地图呼应着博尔赫斯(Jorge Luis Borges)极具警示性的故事《论科学的精确性》(On Exactitude in Science)。小说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：在一个帝国中，制图学追求完美再现，以至于制作出了一幅“面积跟帝国本身一样大的地图”。当然，这幅1：1的地图被证明太过宏大，根本无法使用。后世意识到这样一张地图的危险性，便任其腐坏。博尔赫斯在故事结尾写道：“在西边的沙漠里，直到今天，仍然存在着这张地图的残片，动物和乞丐居住其中。”

投诉

© 本文版权归作者 朱俊帆 所有，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。

1人阅读 编辑 | 设置 | 删除

有用 0

没用 0

收藏

转发

回应 转发 收藏



添加回应

添加图片

转发到广播

加上去